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四十六回 考文才懷疑莫釋

詩曰： 謂他人父莫我顧，巧語能詩路女裝。魚目混珠雖暫飾，亂玉豈能藏砒砒。

話說孟春廿二日，假麗君進了京師。那督撫的本章，先已奏聞了天子。元帝一觀此本，立刻駕臨午朝。一面急召孟龍圖父子，一面飛宣武憲王爺兒。又著隨朝太監去迎到都的孟麗君，並帶龐福侍候，以便究問。

幾處差官出了朝，分頭各自去滔滔。孟相龍圖書房坐，忽見家丁往裡跑。一揭湘簾單膝跪，喘吁吁，面含驚喜稟根苗。

啟稟相爺得知：喜從天降。今有湖廣督撫差官上本，並遣二十名排軍護送我家小姐進京了。萬歲爺特著太監到衙相召。請同少老爺作速入朝。

龍圖聞報笑微微，心中思想更又奇。我女已經相認了，又來一個好狐疑。莫非兒有分身法？變出個，另外真形上帝都。富貴自來人所慕，大約是，冒名而至不須提。龍圖時下佯為悅，立刻呼僮取蟒衣。侍講嘉齡心也笑，朝廷相召莫遲疑。頂冠束帶多完畢，坐轎離家快似飛。不表孟家喬梓去，且將國舅府中提。爺兒同在東書院，盤坐胡床笑語齊。不講別言和別事，正講那，平江侯爵到家期。忽看門外官兒進，屈膝行參向上趨。

啟千歲爺得知，萬千之喜。今有湖廣督撫拜本上京，並遣二十名排軍護送孟小姐到了。朝廷旨下，特召老王爺小千歲速入午門。

忠孝王爺聽此話，又驚又喜又悲傷。歡生柳葉雙眉上，笑起桃花兩頰旁。招展龍袍搖玉■，飛身一躍下庭堂。

啊唷，果然麼？湖廣的督撫護送孟千金到了，你不要誤報軍情呀。呀，小人怎敢？現有欽召王爺眾內官在外，小千歲作速臨朝罷。

多情王子喜還悲，一陣傷心痛淚垂。方寸亂來無主意，腹中暗叫女蛾眉。

啊唷，孟麗君這芳卿呀！想殺孤家了。爾必須出尋夫主，所以流落在湖廣地方。

君王旨下你方來，不知道，受盡飄零多少災。今日一朝傳喜信，與芳卿，奪袍良偶好和偕。

咳，不要這般歡喜！倘然是冒名來的，豈非大失所望？

王爺此時亂心苗，催促門官出外寮。不坐朱輪與駿馬，孤家就此進皇朝。東平千歲言完走，也忘了，更換龍袍與蟒袍。國丈亭山驚又喜，慌忙喚住小英豪。

呀，芝田兒，朝服未更，你怎麼思量就走？

忠孝王爺急喚僮，快拿冠帶出宮中。於時父子齊更服，雲板三敲速動蹤。國丈當先騎白馬，王爺在後跨銀■。忙似箭，急如風，會合嘉齡與孟公。蘭谷一見賢坦腹，十分暗暗借乘龍。

啊呀，麗君這癡兒呀，你作弄殺夫婿了！

自家只是不言明，又害兒夫空喜歡。他未薄情忘正室，你偏無念想芝田。本朝弄出奇事，又有了，孟女前來應聖宣。

咳，嬌兒呀嬌兒，你再不說明，這一個王妃之位就保不住了。

龍圖暗想只皺眉，已到金門落轎幃。武憲王爺雙父子，也拋金轡去相隨。春色麗，日光輝，劍佩鏘鏘仰聖規。當值黃門飛召進，九重天子笑容堆。

啊龍圖閣先生，忠孝王國舅，恭喜恭喜。那湖廣督撫已有本章到了，特送閩秀麗君臨都。

朕躬也覺喜滔滔，特召請卿同到朝。如是孟門真淑女，賢國舅，眼前便可結鸞交。龍圖翁婿齊稽首，舉笏三呼拜楮袍。

謝皇上天恩，臣等刻銘肺腑。

成宗天子面含春，回首相呼內侍們。頃刻平鋪龍繡氈，賜坐了，孟家父子與王親。御茶一碗方才過，隨駕宮官復聖君。

啟萬歲爺得知：閩秀孟麗君已召到朝門了。

內官方始跪當階，又見黃門奏進來。孟氏千金欽差至，請皇旨下就調排。九重天子龍心悅，一名飛傳出殿端。

啊唷，速召孟麗君當面。

黃門領旨一聲傳，假冒千金膽戰寒。萬疊愁生青黛上，面痕羞到粉腮邊。垂彩袖，款紅蓮，步入金階寶殿前。元帝君臣齊下望，丹墀來了女嬋娟。但見那，烏雲寶髻挽層層，金鳳珠釵左右分。淺罩一重彈墨襖，長拖八幅織花裙。柳葉淡掃無螺黛，桃面微勻有粉痕。態度風流行款款，身材窈窕立亭亭。飄然拜倒金鸞殿，嬌滴滴，吐出鶯啼燕語聲。

蒙聖恩欽召，臣女麗君應命來京，恭參闕下。願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。

階前拜倒假千金，寶殿君臣看得明。孟相嘉齡心暗喜，悶壞了，風流年少小王親。眉頭喜色登時退，面上嗔容頃刻生。脈脈不言將下淚，沉沉含淚轉傷心。趨前俯伏金鑾殿，抱歉低頭奏一聲。

啊唷君王呀，這是個假冒的麗君！

微臣原聘有真容，不與階前此女同。伏乞吾主宣一問，然後把，冒名少女細追窮。蒙恩欽訪臣銘感，斷不肯，將就完姻要假充。忠孝王爺言就跪，成宗忽挽小英雄。

呀，國舅平身。那女子不是麗君麼？只怕看不仔細，待寡人把她召上殿來。

龍圖學士未開聲，已聽傳呼上殿問。彩袖飛揚參御駕，花裙招展跪金鑾。飄雲拜來彤庭下，年少君王降玉言。

啊俯伏的女子，你是孟麗君麼？臣女正是。然既如此，抬起頭來。龍圖閣先生可行一認。

孟相方才立起軀，飄雲心內就知聞。乍掩面，假哭啼，彩袖斜遮向上趨。一把龍袍拉住了，香喉哽咽慘淒淒。

啊唷，爹爹呀！不意今朝父女又能重見。

麗君不孝別爹娘，也只為，聖旨催婚沒主張。攜帶榮蘭同出外，扮的個，儒巾儒服讀書郎。可憐兒是閩房女，一路上，歷盡艱難實慘傷。到得貴州交界口，染成疾病在招商。

咳，爹爹呀！麗君是未出閩內的弱女，哪裡受得起途路之苦。可憐孤兒落在那貴州的店家。

發寒發熱痛難挨，病到床中起不來。雖有榮蘭當日伴，她又是，無能無用一裙釵。正當愁苦悲傷處，遇著個，湖廣通城路秀才。

咳！爹爹呀，天無絕人之路。

這個卻是一名流，坐館教書在貴州，只為思鄉辭了主，也憐旅次共相投。五旬已過無兒子，他頗深擔絕代憂。看見孩兒孤苦際，心生側隱便收留。

爹爹呀，千幸萬幸，虧了這路秀才留著。

用藥調和病就輕，見兒孤苦認螟蛉。於時同到通城縣，麗君是，暗訪夫家信與音。過耳之言無實據，又難走探到江陵。因而依傍乾娘處，圖個安寧便寄身。那個路家承繼母，道兒形狀象釵裙。若然不是閩門女，為什麼，兩邊穿針在耳根？說得麗君難對答，沒奈何，從頭至尾吐真情。乾娘就叫更衣服，仍就裙釵做女人。兒倒耐心將就過，誰知道，榮蘭頑婢竟私奔。自從受了程途累，她便時時出怨聲。一到路門寒素甚，丫鬟起念遂偷行。皆因自己埋名姓，不敢聲張與我尊。

爹爹呀，不期路門父母相繼而亡。

於歸龐氏一姑娘，復繼孩兒到武昌。疼愛頗如親父母，偏偏不久又身亡。表兄龐福撐門戶，開的是，小本營生雜貨行。住在伊家深不便，只惟立志守冰霜。孟春上諭臨湖廣，兒方始，吐露真情上帝邦。荷感九重恩德重，今日裡，一朝父女訴衷腸。飄雲言訖低頭淚，弄得個，孟相癡呆沒主張。

話說路飄雲手拉著孟相，爺爺長爹爹短，叫得嫡嫡親親。又把一雙腕袖遮著花容，訴苦做作千態萬狀，竟是一位真正麗君。孟相也癡呆了，一言不發。武憲王爺動了疑，盤龍氈上起身軀。眉皺皺，笑微微，口叫親翁捋鬚。

啊老親翁，你仔細認認，看來是令千金罷？

這般在外受煎熬，自是容顏改幾毫。不要把，掌上明珠得復拋。忠孝王爺心也急，凝眸著意視靈蛟。窺面貌，看丰標，不覺心中惱更焦。

咳！這女子哪裡還像紙上的真容，倒與金雀夫人眉目間有些彷彿。

但是聽她訴苦情，分明又是孟千金。言言不錯真堪怪，句句無差實可驚。難道本身原若此，圖中畫得本娉婷？裙釵如若孤原聘，竟是個，世俗閨娃孟麗君。

呀，芳卿呀芳卿！你難道就是這個女子？

司馬門楣瀟灑風，卿本是，千金身價豈卑躬。跟隨繼父還猶可，就不該，倚靠龐門小戶中。狗黨同群何所願，茅簷草舍竟甘從。今朝聖旨追尋出，怎生把，龐福稱呼叫表兄？全不及，劉太守貞居佛地；全不及，蘇娘殉節罵奸雄。果然原配正如此，好教我，愛敬之心一旦空。

咳！大料我的麗君也不是小兒之人。

可笑愚人枉冒名，孤家一二辨清渾。總然你有傾城色，少華也，非是貪花數內人。忠孝王爺心暗想，龍圖時下笑還嗔。微進步，半回身，俯伏金鑾奏聖君。

啊唷陛下呀，此女並不是麗君弱質，定是冒名而來的。

縱然父女隔多年，哪有形容認不全。富貴榮華人所慕，這無非，冒名頂替一紅顏。麗君如若真是身，莫非說，骨肉之情臣不問？孟相奏完微冷笑，飄雲急得意如煎。忙跪近，就趨前，汗透香肌急急言。

爹爹呀，怎麼自己的女兒也不認得起來？

當時留養在官衙，羅綺叢中自是嘉。今受難辛三兩載，自易得，容顏有異變韶華。父親只說容顏改，難道說，為此情而避女娃？假冒麗君言到此，斜提彩袖掩桃花。君王座上心憐憫，一皺龍眉問孟家。

啊孟先生，父女之間那是天性，切不要為面貌有差而竟置之陌路。據朕看將起來，也像個大家的舉止，為什麼先生總說不是麗君？

她在蓬門這幾時，況兼途路又奔馳。官家閨秀難禁受，哪得容顏不改之。骨肉關心情義重，先生你，看其形狀聽其辭。外官縱有包身膽，也不敢，欺哄朝廷暗弄私。孟相聞聽重進禮，說聲此女是虛詞。

陛下呀，就是容顏會改，難道連口氣俱改了？她是湖廣聲音，臣女是雲南口氣。

君王點首道聲然，據此觀來總兩般。閣老先生權遠坐，朕躬一試女紅顏。龍圖應命方才下，元天子，御體微抬降聖宣。

啊，湖廣的女子，你說是麗君，孟相又不相認。爾據朕勸來，自然亦有假冒之嫌。待寡人今日考你一考。那個真正麗君是雲南的閨秀，詩辭歌賦諒必全知。此刻朕賜你筆硯，可做一首詠懷的詩來，佳與不佳，就知虛實。

飄雲聞命考文才，不覺心中喜氣來。暗叫兩聲僥倖了，奴家詩句亦能裁。一篇皇上君王喜，何愁那，鳳友鸞交不得借。

咳！我看那龍鳳氈上盤膝坐的一個風流王子，必定就是皇甫少華了。啊唷好生美麗，竟如此丰姿！

頭帶雙龍姣彩冠，何郎粉面笑顏開。端然走向金鑾坐，好一位，天然丰姿美少年。卻惟薄情心太冷，全無見愛與相憐。

咳！奴家若嫁得這位親王，做妾也心中不怨。

且作新詩獻帝皇，朝廷一喜就非常。果然試出文才好，少不得，天子當朝做主張。路女想完驚更喜，從容進禮應岩廊。

是，臣女孟麗君謹遵欽命。

元帝聞聽動聖顏，回首吩咐二宮女。排御硯，賜花箋，令彼吟詩獻一聯。內侍應聲稱領旨，移張小桌設旁邊。文房四寶俱齊備，又給花墩坐殿前。路氏飄雲忙謝聖，提毫磨墨不遲延。只見她，整衣款款坐花墩，舉筆將揮色不驚。春筍半舒長彩袖，秋波微盼小王親。容肅靜，意沉吟，御筆飄香落紙輕。日轉玉階花弄影，新詩一首立時成。捧箋再拜趨前跪，大悅當今年少君。

啊唷，好快呀，你做完了麼？宮女們，取上來朕覽。

少年天子贊高才，宮女慌忙取上來。壓在金獅鑲玉案，只見那，七言八語幾行列。詩曰：

九重丹詔忽催婚，舊事淒涼勿細論。萬里雲山為旅客，三年荆布隱蓬門。

明珠辭浦差還卻，楊木逢春喜受恩。今日可憐憔悴盡，性天親愛亦難溫。

君王看罷叫傷哉，八句詩中數載懷。閨秀芳名稱得起，孟先生，看來是你女裙釵。休固執，莫疑猜，忍將那，掌上明珠土裡埋？天子言完連歎息，取詩傳下九重來。龍圖學士忙相接，國丈爺兒亦共偕。觀罷花箋詩八句，小皇親，淒涼不覺淚垂懷。

啊，岳父大人呀，到底是令千金不是？

這首新詩立刻成，算來也是有才人。三年荆布堪埋淚，萬里雲山可痛心。情狀像而容不像，今朝皂白好難分。王爺言訖眉頭皺，國丈亭山接口雲。

啊呀老親翁，這是令千金了，還有什麼疑忌？

龍圖學士頓然呆，手執花箋口不開。意內沉吟心內想，有些要認女裙釵。

咳！我想這個女子，麗君雖不是麗君，但是看她的詩辭情狀，委實覺得可憐。我若將機就計認了女兒，也是個成人之美。

雖則荆襄假麗君，感吾大量感吾恩。一來成就東床婿，也使芝田畢了姻。就使女兒知此事，必然不惱反歡欣。有人替她於歸去，她正好，身做朝綱一品官。

咳！雖然如此，想想使不得的。我若認了這一個冒名女兒，哪裡禁得夫人埋怨。

劉家郡主認椿萱，尚且生嗔不喜歡。我若今朝行此事，未知氣得怎生般。老夫倒要成人美，怕只怕，太太言語見識偏。孟相沉吟將欲奏，嘉齡侍講已當先。趨駕下，拜君前，含笑含嗔啟聖顏。

臣侍講嘉齡有言奏聞陛下：從來說父子天性，哪有臣妹歸而臣父不認之理。今日如其含糊過去，臣父倒與冒名女子連共欺君了。望吾皇聖明詳察，為臣子者豈敢搪塞朝廷。

嘉齡奏罷拜明君，聖主狐疑莫處分。看畢詩章觀路女，又不忍，當朝變臉喝佳人。龍眉微皺天心決，只得開言叫一聲。

啊小玉親過來聽寡人明斷：那真麗君呢，朕亦未嘗見，卿亦未嘗親見。這女子呢，龍圖閣先生又說著實不是。據朕看她的貌，試她的才，也算得起一個相府千金，也做得起一個親王的原配。難道她竟是個冒名的麼？朕倒有些狐疑不決。今朝欲待退她還，猶恐其中有不然。況且觀你容貌好，也是個，群花之內一神仙。朕今作了多情主，卿可休為薄倖人。就使佳人原假冒，罪名一概盡從寬。好生攜轉親王府，為正為偏你任專。

咳，國舅呀！她的來意，是因賢卿為少年王子，諒必惜玉憐香。

縱然識破冒名來，也必相憐羨慕懷。不作妻房應作妾，斷莫有，退回本地棄塵埃。因知卿是多情客，她所以，大膽臨京冒險來。國舅若然心固執，豈不被，佳人笑你是書癡。

啊，東平君，雖然說你是蓋世英雄，也不可過於老實。
就算裙釵是冒名，其心切切可憐情。若然發退荆襄地，你叫她，怎抱羞愧別嫁人？朕躬不忍傷其意，忠孝王，可帶娉婷回轉門。

啊，假麗君，你說朕躬判斷得好麼？快快平身起來，與忠孝王同坐著朱輪迴去罷。

君王言訖帶春風，假冒千金粉面紅。感佩朝廷憐弱女，明知原配已難充。她不敢，上前爭說虛和實；也不敢，復作悲聲狀與容。惟是伏千金殿下，芳心暗念聖恩隆。

啊唷，君王呀，多謝天恩憐憫。

不忍將奴退轉鄉，慇懃相勸小王親。奴家只願為姬妾，且看他，可有憐香惜玉心。路女飄雲斜眼視，又憂又喜暗沉沉。只見那，少年王子美英才，聽罷君王笑起來。招展龍袍重進禮，飛揚寶帶又當台，奏請朝廷另處裁。

陛下呀！微臣不敢謝恩，還望吾皇另行裁奪。

恩叨聖春降綸音，天下頒行訪麗君。真者到來當拜領，奈何此是冒名人。立為正室完婚配，豈非令，孟女真身冷了心。實者虛而虛老實，見新棄舊是微臣。竟稱原配原非可，就做偏房也不應。伏乞我皇重判斷，少華是，平生誠實不鍾情。

陛下呀！微臣不欲領回，望天恩別加雨露。

叨封王位立丹階，惟有忠君報國懷。座中淒涼無粉黛，房中寂寞少金釵。隨身只有頑奴侍，就寢從無美色偕。不敢叫，真正麗君嗔薄倖；寧可使，冒名女子哭書呆。王爺奏罷低頭伏，元主驚奇叫怪哉。

啊唷，怪哉！朕看卿態度風流，為什麼心腸如此？

少年時節樂應當，怎沒金釵十二行？這等隨常和度日，豈非耽誤好春光？

咳！總是朕躬不明，失於詳察，逼走了孟家閨秀，以致國舅心灰。

成宗天子說完言，忠孝王爺謝了鑾。路女聞聽千歲語，又驚又苦又悲慘。低翠黛，變紅顏，蘭蕙芳心一陣酸。

啊唷奴家好苦命！只說才高貌更高，自然充得孟多姣。當堂見了廉知縣，寶轎香車送到朝。

咳！我只道孟千金的父母還在雲南，只須得復過了朝廷，便與忠孝王同偕花燭。

哪知現有孟龍圖，不是親生怎認奴？咬定牙關言假冒，叫人強辨亦如何。感承天子憐微命，賜與王親雨露多。

咳！誰知道風流王子，竟是個鐵石心腸。

不耽酒色負春風，只是心存一點忠。就寢竟無偕美女，隨身只有頑童。少年誠實真奇絕，也算得，男子之間蓋世雄。

咳！我想忠孝王不肯攜回，必然要發回本地去了。

上京時節好歡欣，知縣臨門候送行。一路威風真凜凜，誰不叫，東平千歲御夫人。如今發轉荆襄去，可憐我，滿面羞愧怎再生。

啊唷，好生苦命！我路飄雲死在金鑾殿也罷，叫忠孝王動一點憐惜之心。

佳人想罷好傷悲，五內如焚欲斷腸。彩袖斜遮紅粉面，跪上來，淒淒慘慘叫君王。

啊唷，萬歲呀！

臣女多年在外邊，可憐苦守舊姻緣。一朝望得君王召，再不道，欽取來京要退還。夫棄糟糠爹棄女，殘軀何必立人間。此時死在金鑾殿，表白了，此節清真這數年。路氏飄雲言訖痛，退行幾步撞金鑾。只見她，淚如雨下落香腮，哽咽悲泣痛更哀。面上斜遮長彩袖，裙邊倒退小紅鞋。秋波看定盤龍柱，捐卻殘生撞過來。武憲王爺真大駭，東平千歲也渾呆。九重天子龍顏變，叫了聲，左右宮娥快救來。早見那，兩個宮人閃出庭，如飛抱住假千金。依然扶到君王下，元主開言叫一聲。

呀，也罷！孟先生決言假冒，忠孝王不肯攜回，此女子又道夫棄糟糠爹棄女，不願再生，要撞死在金鑾殿。如此，朕倒被你們攪得昏了，辨不出準是誰非。今日將她收入萬壽宮中，伺候太后，待等真麗君到來，一併於歸忠孝王便了。

朝廷一旨下當朝，兩個內官相引導。於時領進美多嬌，路女含悲謝赭袍。成宗天子傳龐福，嚇得個，雜貨經營魂魄消。

話說元天子一聲旨下，那黃門官高叫道：萬歲爺有旨，帶刁民龐福進朝。這個做生意的人哪裡驚嚇得起？他聽見萬歲爺叫刁民，竟急得渾身打戰，一步都走不動了。有一位值殿將軍趕過來，提小孩子一般提到金階跪下。元帝大怒道：把你這大膽刁民，就該重處。你將誰家的女子假充作孟小姐，擅行搪塞？龐福連連叩頭道：萬歲爺的天恩，這原是小民表妹，自道孟府千金，叫小民報官的。若說一切細底，委實不曉。小民就吃了熊心狗膽，也不敢搪塞皇爺。龐福言訖，頭碰金階，叩得血流滿面。元主改容道：一介愚民寡人也不計較了，賞他二十兩銀子，回鄉去罷。